

佳人之奇遇

東海散士著

十三

〜遠14

260

13

〜14
191
13



東海散士著

七編

佳人之奇遇

柴氏藏版

同會

景
13

門
14
號
13

往平教士與海南將軍遊歐洲此一篇則其所目擊風土文物以及盛衰之跡歷歷如披畫圖馬留關多事之秋是一篇總提風雲滿目

先點出廢王歷山

佳人之奇遇卷十三

東海散士 著

散士歐洲各邦ヲ歴遊シ其文物典章ヲ周覽シ將
ニ多惱河ヲ下リ匈都佛陀ヲ經テ馬留關ノ形勢
ヲ巡視セントス當時土耳其希臘互ニ兵ヲ境上
ニ屯シ腥風血雨將ニ地ヲ捲テ起ラントシ勃爾
俄利亞國主歷山王ハ露國ノ陰謀脅迫ニ窘メラ
レ憂憤位ヲ棄テテ故郷獨逸ニ歸ル正ニ是レ馬
留關多事ノ秋ナリ時方ニ初秋婆娑タル楊柳垂

佳人之奇遇卷十三

如畫。

悽絶。

レテ藍水ニ浴シ汎汎タル鳧鷗群ヲ為シテ艶波
ニ戯フル顧ミテ岸上ヲ仰ケハ和驅刺夢ノ古戰
場尚其墟址殘壘ヲ留メ坐ニ散士ヲシテ拿破崙
ハ雄圖ヲ追懷セシム舷ニ倚リ多惱河ノ汪洋浩
蕩タルニ對シテ兩岸ノ風色ヲ賞シ惡鬼羅ハ殘
壘ヲ慨シ胡蒙倫ノ衛守ヲ傷ミ行極樂城下ヲ過
ク海南將軍詩アリ曰ク
火船如矢破空明兩岸崢嶸去又迎極樂城荒歌
舞絶滿山依舊作秋聲
且散士ニ語リテ曰ク是レ豈舊時豪奢ヲ極ムシ

名句。荒景如親。
今古有同慨。

驚鴻萬里舊雨一心。
此時則所謂歐化主義流行之時也。蓋歐化主義者與條約改正相為表裏。當局者銳意吹煽風動一世。如燎原之火。殆有不

所ニアラスヤ今ヤ廢頽數百年口碑徒ニ存シテ
極樂ハ唯其名ハハ嗚呼驕者必滅古今東西其揆
一ナリト散士即チ韻ヲ次シテ曰ク
人事觀來幽復明榮枯得失互相迎當年極樂今
何處殘月空城牧馬聲
吟咏唱和未タ央ナラス船匈都ニ達ス此夕散士
風土ノ疾ニ感ス後旬日匈都ヨリ馬留關ニ入ラ
ントス會惡疫流行道路梗塞ス即チ恨ヲ吞テ墮
都ニ還ル時ニ報アリ日東ヨリス曰ク金玉均遠
島ニ謫セララル有為ノ將官罷免セラレ條約改正

主人之奇選卷一三

可驚過之勢矣。自制度法律之本。至衣冠宴遊之末。無一不模倣歐風。以迎歐人之意者矣。舞踏會假裝會。夜以繼日。上下如醉。此時古狂將軍偶自歐洲歸。奉一大封事。掛冠歸鄉。而廟議一變。茶約改正之事。中止。歐化之迷夢亦漸醒。實為明治史之一大關鍵。信哉此詩之為識也。

事業日ニ非ニ舉國歐風ニ迷醉スト前途ヲ想像シ感慨ニ堪ヘス詩ヲ賦シテ海南將軍ノ病ヲ加兒斯馬都ノ浴場ニ養フニ贈ル曰ク
庭前蟋蟀泣高秋回首壯遊跡既悠拭去無量慷慨淚南溟垂釣亦風流
ト將軍復書シテ曰ク此詩識ヲ為スモ亦知ル可カラス唯歸朝ノ日滿腔ノ誠ヲ盡シ狂瀾ヲ既ニ頽ルニ回サンノミ噫條約改正ヲ如何セン歐化ノ浸染ヲ如何セント書尾ニ詩アリ中ニ好與佳人攜手去欲遊天上自由郷ノ句アリ此歲抄散士

我邦將欲議條約改正也。急移風俗。夜會舞踏。崇拜歐人。唯恐不及。憂國之士。以為神州安危之所係。而抵抗時流。阻遏廟議。海南將軍東海散士。其最有力者也。蓋其曠括既存此一唱一咏之中。

亡國之遺骸。即是忠臣烈士之古墳。寫露國鎮壓波蘭之狀。聲聲數言。使人扼腕而起。露人不解驕者必滅之理。

病全ク癒ユ乃チ波蘭ノ舊都ニ遊ハント欲シ行テ北露ノ國境ニ臨ム關吏肆然文書ヲ鴉塗シ我新紙ヲ沒收ス曰ク邪說橫議ヲ禁スルノミト其恣橫驚クヘシ既ニシテ波都ニ入ル宮城ハ敵ノ軍營ニ化シ政廳ハ警吏ノ屯所ニ變シ雄圖ノ古墟義人節士ノ墳墓徒ニ麥秀黍離ノ感ヲ牽クハハ悵然トシテ久シク留マルニ忍ヒス汽車ニ乘シ黑海ノ都府於鐵沙ニ到ラントス一夕朔風凜烈飛雪空ヲ罩ム乍チ窓外喧囂征馬悲鳴スルヲ聞ク戸ヲ排シテ之ヲ視ヘハ壯者ハ鐵枷ニ縲ラ

佳人之奇選卷一三

一幅地獄活畫圖。

寫靈國虐待虛無黨之狀。挿入慈母幼兒感謝一節。使人黯然掩目。是文中之畫。

此間消息。唯有彼我天真而已。

レ婦女ハ縲紲ニ絆サレ或ハ嬰兒ヲ懷クアリ或ハ病羸歩ニ堪ヘサルアリ無慮五十餘人無情ノ鐵騎悍惡ノ警吏其前後ヲ擁シ或ハ鞭チ或ハ蹴リ叱咤シテ之ヲ風雪ノ中ニ驅ル蹣跚艱歩ノ狀真ニ觀ルニ忍ヒス散士竦然髮豎チ之ヲ傍人ニ問フ傍人頰ヲ蹙メテ曰ク是レ虛無黨ノ嫌疑ヲ以テ遠ク東方ニ放謫セラレ終天不歸ノ邊境ニ沈淪スルモノナリト群中一婦人七八歳ノ幼兒ヲ携フルモノアリ散士菓麩ヲ新紙ニ裹ミ暗ニ乗シテ其前ニ投ス幼兒之ヲ覺リ竊ニ拾フテ滿

可憐。

悲劇中。有此風流文字。彼婦無乃是沙漠之花。

面喜ヲ含ム其母天ヲ仰クニ托シ斜ニ散士ヲ見テ感謝ノ意ヲ表ス顧眄一瞬盎然真情ヲ雙眸ニ鍾ム其狀ハ憐ムヘキ今ニ至リテ懷ニ忘ルル能ハス知ラス此母子今能ク餘命ヲ東方亞細亞ニ繫クヲ得ルカ途上ハ寒飢ニ堪ヘスシテ遂ニ空ク斃レタルカ
於鐵沙ハ露人曾テ遷都ヲ議セシ所ナリ規畫井然街衢縱横煥乎トシテ新世界ニ入ルカ如シ閑ニ乘シテ公園ノ丘上ニ登臨ス一士人ノ徘徊スルアリ來リ揖シテ誰何ス散士答フルニ東海ノ

亦是一箇丈夫虛無黨中往往出此種女豪西人小說間有描之者

織之手一擊墮堂堂之偉丈夫信矣哉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一夫紂之世亦蓋如此而露帝威焰益熾何也

游子ヲ以テス士人一石ヲ指シテ曰ク貴客此石ヲ知ルヤト散士曰ク知ラス士人即チ説テ曰ク往年一警視長アリ先帝ハ暴ヲ助ケ壓虐ノ橫政ニ狂奔ス妙齡ハ一少女之ヲ慨シ身ヲ棄テテ萬人ハ患ヲ救ハント欲シ自由ノ白刃ヲ揮テ之ヲ此石上ニ斃セリ是レヨリ此石其芳名ヲ揚ク今吾子虚無黨ノ淵叢タル茲土ニ遊ヒ表ニ太平安康ノ狀ヲ觀テ虚無黨ナルモノ果シテ何クニ在ルヤヲ疑ハシ然レトモ帝王ノ側宮府ノ内軍營ノ間市井ノ裏斯氣磅礴螳螂シテ鬱積セサル所

唐旦告秦王曰布衣之怒也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為暴君姦相者寫一通而置座右可也

欲言不可言一結悠然使入發猶龍之嘆

ナシ今帝ニシテ自由ヲ與ヘサレハ復先帝ノ墓ヲ討子シハ一夫死ヲ出セハ萬乘輕カラス豈禍ヲ懼レ酷罰ヲ憚ランヤト散士耳語シテ曰ク吾子ハ虚無黨ノ流亞カト其人頭ヲ掉テ曰ク否予ハ露國報國ノ士ナリ苛虐專横ノ政弊ヲ惡ミ自由公議ノ善政ヲ建テント欲スルノミ今ヤ立憲自由ノ風潮日ニ瀰漫シ漸ク其勢力ヲ張ル故ニ國內早晚紛擾ヲ致スマ必セリ蓋露國ノ病ハ外ニ非スシテ内ニ在リト遂ニ去テ之ク所ヲ知ラス

露人垂涎君府之狀躍如溢于紙上文亦唾唾成彩霓

君府形勝讀者有目觀之想

露船ニ乘シ黑海ニ浮ヒ將ニ君士坦丁堡ニ入ラ
ントス漸ク海峽ニ近ツキ首ヲ舉ケテ兩岸ヲ望
メハ砲臺丘陵ノ如ク幕營雲煙ノ如シ銳意露ノ
南下ニ備フルヤ知ルヘシ露ノ一士之ヲ見テ冷
然遙ニ君府ヲ指シテ曰ク君府ハ實ニ歐亞ノ關
鑰世界ノ咽喉ナリ此關鑰ヲ司リ此咽喉ヲ扼セ
ハ以テ五洲ニ霸タルヘシ峽中ハ水幾百尺一葦
抗ルヘク呼ヘハ將ニ嚮ヘントス而シテ深涵瀆
養潮汐ハ干滿ナク金角灣頭優ニ船艦千隻ヲ繫
クニ足ル況ヤ四圍ハ山丘風浪ハ虞ヲ絶チ氣候

說得君府形勝如畫如指所謂得君府者可以帝四海之說有以夫是露人之宿望素願

端的是露人宿志今也其志幾于殆成矣吁

中和ニシテ堅氷ノ船艦ヲ封鎖スルナク炎熱ハ
鐵塗ヲ銷鑠スルナク東ハ亞細亞ヲ控ヘ西ハ歐
洲ヲ扼シ南ハ亞弗利加ヲ拒キ北ハ黑海ヲ抱ク
實ニ宇内中心ノ金城湯池世界帝王ノ必ス當ニ
居ルヘキ處タリ惜矣哉百年永ク邪宗回回教主
ヲシテ猥リニ茲ニ君長タラシム以テ此靈域ヲ
汚スコト然レトモ我神聖仁慈ナル十字架ヲ彼
ハ七丘第一ノ宗比耶寺院ハ塔上ニ建テ蠢爾夕
ル千百萬ハ生靈ヲ救濟シ我英武威烈ナル露帝
ハ玉座ヲ茲ニ移シ以テ此可憐ハ衆民ヲシテ未

以上叙形勝一轉入經國。

自白不憚咄咄。

此豪奴好與一拘。

來ニ現在ハ永苦ヲ脫離セシムルコト當ニ遠キ
ニアラサルヘシ咄彼ハ守兵何者ソ露帝一タヒ
茲土ニ照臨セハ全歐連合我ニ當ルモ復懼ルル
ニ足ラサルナリト語氣鬱勃傍ニ人ナキカ若シ
既ニシテ散士ヲ顧ミテ曰ク敝邦貴國ト隣ヲ為
シ親交比ナシ又未タ曾テ一諍議ヲ開キ一感情
ヲ損セシコトアラス唯彼清國ノ近狀突厥ニ類
スルモノアリ貴國豈意ナキカ弊邦亦思フ所ナ
クシハアラスト散士答ヘテ曰ク貴國ハ東方亞
細亞ヲ經略スル實ニ我東方ノ君臣ヲシテ危懼

果然果然。炯眼如炬。

英國統一宇内之策。不自英人口出而借露人口文最有趣致。

假一士人之口說宇内經略之策亦精亦確。

ハ念ヲ増サシムルモハ多シ豈今日善隣ハ友義
ハ異日變シテ兩國烽火ヲ靚砲雷東洋ニ轟クハ
惡縁タルナキヲ知ランヤ蓋其責貴國ハ東方諸
國ニ對スル舉動ハ如何ニアルハ貴下幸ニ諒
セヨト士曰ク嗚呼是レ弊邦ノ真意ヲ誤ルモハ
ハニ弊邦領土己ニ業ニ廣大ニ過ク奚ソ更ニ無
用ハ土壤ヲ東方ニ貪リテ以テ煩累ヲ重ヌルハ
愚ヲ為サンヤ且古往今來宇内ヲ一統シ世界ハ
帝王タラント欲シ百萬ノ虎狼ヲ叱咤シテ人ハ
領土ヲ蹂躪スルモハ何ソ限ラシテ未タ曾

幾多英雄之所以成
敗斷之於國民協力
一句雖似至言余未
能服

露人眼中只有英人
耳

英之與露貿易之仇
互知悉其肺腑洞然
如火

不取統一之名而取
統一之實

已吮精血又何要咬
其肉

テ其志ヲ達セシモハアラス抑宇内統一ナルモ
ハハ一人ハカニ成ル可カラス必ス國民ハ協力
ニ成ル故ニ其之ヲ發揮スルヤ兵カニ在ラシ
テ貿易ニ在リ宗教ニ在ラシテ國語ハ勢力ニ
在リ人種ニ在ラシテ海陸ノ權ヲ攬ルニ在リ
蓋今日宇内統一ノ志ヲ遂クルニ庶幾キモノハ
天下獨リ英人アルノミ英人ハ世界ノ利ヲ擧ケ
テ之ヲ己カ囊中ニ收メント欲ス故ニ新領土ヲ
得ルヤ宗教禁セス道德尤メス其人ヲ制スル寬
ニ其利ヲ征スル絞ナリ所謂其肉ヲ咬ハスシテ

余見露人滅人國則
絕其人種蓋知異人
種之難統一也必變
其宗教知異教之難
統一也其取也必以
兵殘殺及難拘英人
統一之策輒聽之則
巧緻可驚些細點檢
去更驚於露人拔一
等地未知散士首肯
英策乎首肯露策乎
抑兩策皆不首肯更
有占斷一等地春風
優制服兩者之策乎
敢問敢問

其血ヲ吮フモハ是ナリ而シテ其之ヲ制御スル
ヤ巧ニ海陸ノ鎖鑰ヲ握リ寬嚴其機ヲ誤ラス夫
レ地球陸其一ニ居リ水其二ニ居ル故ニ世界ニ
覇ヲラント欲セハ先ツ海上ノ主權ヲ掌握セサ
ル可カラス英人既ニ五大洋上ノ大王タリ其宇
内ニ雄視スルヤ素ヨリ其所ナリ英人ハ電線鐵
路汽船ヲ利用シ全世界ノ交通機關ハ己ニ四分
ノ三ヲ占ム且其土必ス要扼ニ據リ攻守ノ形勢
ニ便ナリ紛然蛛網ヲ地球全面ニ施張シテ秩然
一絲ヲ紊サス漸ヲ以テ相連絡シ巧ニ之カ防備

所以摘發英國之非望者。所以回護露國之禍心。

ヲ謀ル其遠計人ヲシテ耐久不屈ニ驚カシム女
皇維克土利亞即位以來異人種ハ新ニ臣民タル
者七千萬今ヤ英國臣民ハ多キ三億八千萬而シ
テ其英語ヲ操ル者僅ニ一億四千萬ハ然ルニ
英人自ラ信シテ曰ク英語ハ必ス全世界ノ國語
タラント英人ハ世界統一ヲ畫策スルヤ茲ニ百
五十年印度ヲ略シ北米ヲ取リ海上ハ主權ヲ掌
握シ將ニ宇内交通ノ利ヲ專有セントス是レ豈
區區兵ヲ弄フモハ能ク企圖スル所ナランヤ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大英帝國成リ女王印度ノ帝

回護太巧。

號ヲ稱セシ以來英ハ新ニ版圖ヲ拓ク實ニ露佛
獨三大國ハ得ル所ニ二倍ス貴客其世界統一策
ハ巧妙ナルヲ覺ラス一二弊邦ハ東洋經略ヲ疑
フ豈謬ラスヤト應對辨難ノ間船君府ノ港灣ニ
入ル

露帝尼古羅斯之所謂大病者矣。

散士君府ニ上陸シ周ク城市ヲ觀テ熟其國狀ヲ
察ス衰弊實ニ見ルニ忍ヒサルモノ多シ威儀ハ
風禁酒ハ俗漸ク消滅シ敗壞淫靡上下相扇キ宮
中府中賄賂公行散士ヲシテ公然懷ヲ公吏ノ面
前ニ探ラシムルモノ數回腐敗既ニ其極ニ達シ

痛歎。

足防邊露人南下者。賴有君府而已矣。而今君府如是散士所謂腥風血雨。將捲地起者。正在此。

君富而民貧。亡國之徵。

仁者富民。霸者富武。亡國富庫。是以古云。王政五百年。崩政百年。奇警適切。一句措定今古。

國政紊亂度支節ナク營利ノ業ハ盡ク外人ノ掌握スル所ト為リ兵士食ヲ呼ヒ下民饑ニ泣ク聞ク今帝太子タリントキ常ニ宮府ノ醜穢ヲ憂ヘ大ニ紀綱ヲ振肅セント欲ス位ニ即クニ及ヒ官豎權ヲ失フヲ恐レ百方革新ヲ阻礙シ動モスレハ廢位毒殺ヲ企圖スルニ至ルト散士請フテ歷代帝王ノ府庫ヲ拜覽ス珍寶山積其價幾億萬古人謂フアリ王者ハ民ヲ富マシ霸者ハ武ヲ富マシ亡國ハ庫ヲ富マスト民怨ヲ賈フ以アル哉一日大元帥阿須曼候等ト語ル侯ハ萬里ノ長城

露是主而。是客。借客以證主。

以蕞爾一小邦。介于諸強之間。而能保其獨立者。決非偶然。古人曰。鑿斯池。高斯壘。而民不去。則可為也。門底寧克郎在焉。

知彼知已。真不取古名將。

ヲ以テ一世ニ重セラル曰ク露軍ノ伎倆ハ敢テ畏ルルニ足ラス之ヲ門底寧克郎人ニ比スレハ勇怯殊ニ天淵ノ差ヲ見ル夫ノ門人ハ五百年間亡國ノ恨ヲ吞シ經營慘澹空山絕谷ハ中ヲ固守シ未タ曾テ一日モ國家克復ハ事ヲ忘レズ國民僅ニ十萬其兵ヲ舉ケテ獨立ヲ絶叫スルヤ男ハ干戈ヲ執リ女ハ運搬ニ勤メ劔華ヲ避ケス彈雨ヲ怖レズ進ミテ死スルヲ知リ又退キテ生クルヲ欲セス余結髮軍ニ從ヒ大小百餘戰然レトモ未タ勇敢門兵ハ如キヲ見ス唯露ハ大國ナリ雄

露之所長。非兵略。而在外交看破切實。

眼光如炬。

壯言大語。凜乎不可犯。天下唯侯可言之而已。

佳人之語 選卷十三
邦ナリ突厥ノ患ハ獨リ露國アルノミ蓋予ヲ以テ之ヲ觀レハ露ノ長スル所ハ兵略ニ非スシテ國是ノ不動ニアリ往年ノ戰若シ予ヲシテ十萬ノ兵アラシメハ必ス露軍三十萬ヲシテ普勵宇那ノ孤村ヲ過クル一步ナラシメス夫レ露軍ノ進ムヤ激潮ノ湧クカ如ク大風ノ起ルカ如シ然レトモ兩軍既ニ感マリ死生既ニ決シ鋒鏑交亂ハ吶喊激鬪スルヤ露軍唯人ヲ頼ミテ自ラ馳突奮鬪スル能ハス士官死傷スレハ忽チ混亂潰奔シテ隊伍ヲ爲ササルニ至ル况ヤ露軍ノ策戰機

宮府實為萬善之源。而百事之敗皆出於君側之惑不可不鑑也。

ヲ誤リ戰鬪準備完カラス糧運繼カス凍飢セシモノ萬ヲ以テ數フ故ニ若シ不幸ニシテ再ヒ干戈ヲ交フルニ至ラハ陣旅ニ於テハ尚為スヘシ恨ムラクハ我カ宮府ノ積弊釐革シ難ク軍備擴張シ難キコトヲ而シテ之ヲ改革セント擬スレハ忽チ扞格スル者アリ苞苴公行宮府ノ内外ヲ鼓煽ス乃チ更ニ一方ヲ策スレハ又一人ノ之ヲ阻遏スルアリ故ニ年年改革ニ從事シテ一モ遂行スル能ハス請フ試ニ之ヲ富人ノ癰ヲ患フルニ譬ヘン其疾頗ル重シト雖トモ回春固ヨリ期

外人干涉之狀以譬
喻形之穿鑿得妙

作舍道傍未有能成
者

好譬喻

佳人之語 卷十三
シ難キニ非ス是ニ於テ一名醫ヲ英國ニ聘ス膿
ヲ洗ヒ毒ヲ除キ治効漸ク驗アリ時ニ友人患者
ニ告クルニ獨逸ノ名醫英醫ニ優ルヲ以テス患
者忽チ之ヲ信シ英醫ヲ辭シテ獨醫ヲ招ク藥石
未タ美疢ニ中ラス親戚更ニ佛ノ良醫ヲ迎ヘシ
ム佛醫英獨醫ノ治スル能ハサルモノヲ托セラ
レ快刀ヲ執リ腐骨ヲ剝ラントス妻子見テ痛苦
ニ堪ヘスト為シ特ニ露ノ國手ニ托スルニ死生
ヲ以テス露醫其將ニ癒エントス腫口ヲ開キ
更ニ片肉ヲ截斷ス而シテ醫ヲ更フル毎ニ剔剝

畫龍點睛

露國之患在內突厥
之患在外

崇外卑內之徒可以
心死

數回身體惡ノ衰憊セサルヲ得ンヤ病者既ニ醫
ハ賢否ニ迷ヒ醫モ亦各名ヲ競ヒ貨ヲ貪リ親戚
朋友ニ引接シテ交相稱譽セシム國手滋多クシ
テ病毒日ニ倍加ハル其レ將タ安ニカ回春ヲ求
ムン今ヤ此弊殊ニ甚シ遂ニ一家ハ内佛派獨流
英露ハ黨アリ以テ互ニ相擠排スルニ至ル突厥
ハ大患ハ實ニ此ニ在リ貴國ハ如キ幸ニ國人ヲ
シテ外國黨派ヲ作ラシムル勿レト
鬼烏凶凶殘年云ニ祖キ鳳律正ニ新ナラントス
是ニ於テ散士邦友三人ト與ニ酒ヲ載セ舟ヲ浮

へ歐亞ノ疆界金角灣ニ遊ヒ綸ヲ垂レ鱸ヲ鱠ニ
 シ東羅馬帝國ノ荒敗セル都城ヲ俯仰シ放歌豪
 飲シテ年ヲ送ル蓋亦是レ人世ノ一快事ナリ夫
 レ君府ハ君斯丹大王カ中興英邁ノ姿ヲ以テ西
 教ニ歸依シ要地ヲ相シテ帝王ノ居ヲ遷セシ處
 タリ其經營ハ偉大ナル地勢ハ雄壯ナル層壁疊
 疊城郭ヲ廻リ石城峩峩七丘ニ跨リ七門七關ヲ
 關キ關毎ニ高塔ヲ起シ巍巍半天ニ聳エ尖尖雲
 中ニ入ル第一丘神聖宗比耶ハ高塔ヨリ指ヲ屈
 スハハ一丘一塔逶迤崢嶸塊鬱トシテ紫霞ヲ吐
 雄哉形勝治國在德不在險
 請者目眩

忽而光彩煜耀忽而
 墓碣曩曩亦是極樂
 城荒歌舞絕滿山依
 舊作秋聲者

キ○金○烟○ヲ○蒸○シ○離○奇○明○滅○光○彩○煜○耀○タリ○此○中○ニ○居
 ル○モ○ハ○孰○カ○人○間○ニ○盛○衰○ナ○ル○モ○ハ○ア○ル○ヲ○知○ラ○ハ
 ヤ一塔アリ突厥ノ盛時ニ當リ數回公法ニ背キ
 テ歐洲雄國ノ大使ヲ抑閉セシ處ナリ佛國大使
 三年ノ幽囚モ亦此ニ於テスト云フ前岸ヲ望メ
 ハ曉鶯女史ハ經營セシ遺跡尚存ス而シテ極目
 纍纍墓石ナラサル莫シ蓋近時ノ豫言者云フ歐
 土ハ久カラスシテ歐人ニ蹂躪セラレ邪教人跋
 扈シテ墳塋為メニ辱ノラレン宜ク水ヲ渡リテ
 死者ヲ亞細亞ニ瘞ムヘシ否ラサレハ魂魄永ク

噫男兒好色。宜如同
教祖。擇美人於五洲。
一洲取一人。混一六
合。臣妾四海。豈不亦
快哉。我國所謂貴顯
紳士者。亦畜一妻數
妾者多。唯其志。不過
漁色。故未賤婦於陋
巷。徒誇其美與其多。
花下扶醉。月前畫眉。
癡態百出。以貪春宵
小快。吁是自好。伍禽
獸者。天下之醜陋。豈
有甚於此者哉。

今古變遷。盛衰異地。
誰不感慨者。

憑依スル所ヲ失ハント突厥人之ニ迷フモノ多
シト云フ嗚呼往時經典ニ四妻ハ制ヲ立ツルニ
當リテヤ意氣軒昂四海ヲ睥睨シ億兆ヲ臣妾ニ
セント欲ス其三大陸ノ女各一人ヲ娶リ更ニ適
意ノ一婦ヲ撰ミテ以テ正室トスルノ法ヲ定メ
六合ヲ家トシ弦月旗影馬ヲ躍シ東西南北三大
洲ニ馳騁シ揚言シテ曰ク邪教ハ歐奴正教ハ馬
前ニ出ツレハ霜露旭日ニ消シ羊群猛虎ニ驅ラ
ルルカ如キハト當時何ソ又墳墓ヲ懷ハンヤ
而シテ此勇猛無前又身命ヲ顧ミサル回回教徒

迷惑可笑。

今ヤ魂魄ハ歸處ニ迷ヒ自ラ危殆ヲ帝都ニ懷キ
以テ歐人ノ流言ニ誑サルルニ至ル何ソ其衰ヘ
タルハ甚シキ哉

類垣斷碑。名將勇士。
既是多少感慨。况彼
乎。况彼乎。

散士車ヲ驅リテ市外ヲ逍遙シ歸路類垣斷碑ノ
間ヲ過ク路傍墓石亂仆目ニ滿ツ傳ヘ云フ名將
勇士ノ行狀ヲ勒シテ之ヲ路傍ニ旌表シ過キル
モノヲシテ矜式興起セシメシモノナリト今ヤ
物換リ星移リ曾テ人ノ掃弔スルナシ既ニシテ
遙ニ絃歌ノ聲ヲ聽ク時ニ夕陽西山ニ春キ行人
漸ク稀ナリ近クニ及ヒテ之ヲ見レハ古城ハ下

無是神仙。

紫芝ハ上異様ノ男女五六人胡弓ヲ彈シテ歌舞
 ス洋洋タル一曲躑躑タル其態雍與閑雅閨苑ニ
 遊ヒ瑤池ニ戯ル興愈酣ニシテ娛愈加ハリ復暮
 色ハ蒼然タラントスルヲ知ラサルモハハ如シ
 嗚呼是レ果シテ何物ソ散士車ヲ駐メ坐ニ其風
 流ヲ歎賞ス一群之ヲ覺リ來リテ酒錢ヲ乞ヒ俱
 ニ與ニ歌舞セントス散士問フテ曰ク今ヤ滿城
 百萬歳抄ニ慌忙ス子等何人ソ獨リ歡樂ヲ此寂
 寞タル空城ニ暢ヘ人間復歲月アルヲ知ラサル
 カ如キヤト其人笑テ曰ク我一群ハ江湖不羈ノ

散士借放浪人之言。
 說貧富苦樂之理快
 筆快文。



印版傳藝宮小町下和東田繪

圖の蹈舞人浪放

本紀

10

好文字。善寫放浪之
狀態。

一段自老莊得來。老
莊之言。在矯俗戒世。
其所補乎名教者。固
不為甚。方今功利成
俗。名奔利走。汲汲唯
恐不及。苟非胸中別
具天地。達觀真理者。
孰能得及于此哉。

放浪人ナリト散士曰ク放浪人トハ何為者ソ其
 人曰ク夫レ放浪人ナルモハハ定主ナク定國ナ
 ク家ナク財ナク貨ナク四時ヲ馬トナシ陰陽ヲ
 御ト為シ滔滔タレハ春屢屢タレハ夏湫溼タレ
 ハ秋典凝タレハ冬天放自恣東西南北ナク舊都
 ハ銀泉ニ浴シテハ冬料峭ノ風ヲ知ラス金角灣
 頭ノ明月ニ嘯キテハ夏鑠金ノ暑ヲ知ラス天道
 循環陰移リ陽推スモ南燕北雁吾ニ於テ何か有
 ラシ一簞ノ食一瓢ノ飲飽ケハ眠リ醉ヘハ歌ヒ天
 ヲ幕トシ地ヲ席トシ江海ヲ油トシ日月ヲ燈ト

挂以之奇偶一卷三

行文亦天放自恣。

如讀莊子。

恬淡曠達。逍遙方外。
莊周泥污濁。濼斯一派之旨。自放浪人口頭吐來。殊有妙味。文亦似漆園。

ス神明ノ貴キヲ知ラス幽鬼ノ怕ルヘキヲ見ス
王侯ヲ輕シ富豪ヲ蔑シ超然トシテ人間ヲ傲睨
ス人生五十死セハ則北邙一片ノ煙ハ何為ソ
人ト争ヒ物ト苦ミ違違栖心身ヲ役スルノ愚
ヲ為サンヤ天ノ我ニ與フル人人平等偏頗アル
ナシ然レトモ國ヲ盜ムモハハ王侯タリ貨ヲ偷
ムモハハ富豪タリ而シテ今吾一杯ノ酒一椀ノ
羹ヲ盜ムハ刑罰踵ヲ旋ラサス噫死後神前ノ審
判果シテ孰レカ罪人ナルヤ孜孜トシテ身ヲ勞
シ人ノ國土ヲ掠メ人ノ財寶ヲ奪ヒ人ノ爵位尊

焚楮多者。為功德主。
生天受樂。少者被驅
地獄。乃知閻羅王廳
亦賄賂公行。

遠離一切顛倒夢想。

口說自由。而身失自由。
何自由之有。抑口
說公義者。心亦持公
義乎。否。

榮ヲ攘竊シ豪華自ラ競ヒ南面王侯ト稱スルモ
死ニ臨ムハ片寶寸貨モ携フル能ハス生前積ム
所死後他人ノ有トナルハミ生涯ノ苦樂果シテ
何ノ益カアル若カス苦惱ノ藩籬ヲ脫離シ天空
海濶花ニ吟シ月ニ嘯キ閑雲野鶴吾天真ヲ樂ミ
好ム所欲スル所ニ從ヒテ浮雲ヲ人世ニ托セン
ニハ胡為ソ口ニ不羈自由ヲ說キテ其身衣冠口
腹ニ役セラレ東西營營日モ亦足ラス社會ノ制
裁ニ苦ミ教法ノ束縛ニ惱ミ劔戟銃砲國ヲ滅シ
人ヲ殺シ世ヲ虐スルハ術ニ煩悶スル豈憐ムヘ

奇語

paradise of Eden

觀興亡之跡。空感衰
之故。滿腔感慨。滿腔
不平。滿腔熱惱。誰到
天河。未能滌蕩去。忽
逢江湖不羈放浪人。
壯言大語。眼中無復

キ迷者悲ムヘキハ昧者ナラスヤ宜ナル哉歐人
ハ祖先曾テ上帝ハ禁ヲ犯シテ亞天ノ樂園ヲ放
逐セラレテヨリ飢ニ叫ヒ寒ニ號ヒテ終ニ苦界
ニ沈淪スルコト是レ彼等ハ信奉スル經典ニ詳
ナリ亦宜ク其冥罰ヲ甘受スヘキハミ吾人ハ生
ヤ天帝ニ頼ラス吾人ハ死ヤ地獄ヲ煩ハサス吾
人ハ行ヤ灑灑落落吾人ハ心ヤ光風霽月餘アレ
ハ貧人ニ施シ足ラサレハ富者ニ求ム仰テ天ニ
愧チス俯シテ地ニ怍チス在昔東方ノ古賢左思
安一日其友伯老羅斯ヲ訪ヒ其室ノ莊嚴美麗ナ

國家天下無復英雄
豪傑無復古今東西
天放自恣抹却了前
面許多粘粘膠膠的
是一篇大波瀾處又
足以唱破彼小醜鼠
狗輩矣

名言至理。

ルヲ觀テ問フテ曰ク汝未タ沙夷羅斯大王ノ軍
ニ從ハサルノ日既ニ斯ノ如ク富メリヤ伯老羅
斯曰ク吾父ハ一賤農ノミ予ヲ携ヘテ共ニ耒耜
ヲ事トセリ予ノ富有ハ皆沙夷羅斯大王ノ賜ナ
リト左思安曰ク汝真ニ多幸ナル哉汝既ニ幼ニ
シテ貧窮苦艱ニ然ル後此富貴アリ其樂如何ソ
ヤ伯老羅斯曰ク然ラス予カ天賦ハ樂ハ昔ニ在
リテ乏シカラズ今ニ在リテ轉其減スルヲ見ル
ハミ飲食貧時ヨリ加フル能ハス睡眠貧時ヨリ
多キ能ハス予今奴婢田宅牧畜多シ衣服醫藥飲

佳人之奇遇

无智亦无得。是所以能除一切苦。

食ノ瓊末ヨリ雜事紛糾或ハ牧牛ハ崖下ニ墜チ
猛牛ハ羊群ニ入ル或ハ盜ハ寶庫ヲ窺フ之ヲ保
シ之ヲ護シ暫モ心ヲ安スル能ハス蓋予カ富ハ
予カ勞カト苦慮トヲ増スハ何ハ樂カ之レ有
ラニ且有ヲ樂ムト失フヲ恚ルト兩相比スレハ
初ヨリ無キニ若カス之ヲ失ハシコトヲ恐ルル
ハ勞ハ今將ニ有セントスルハ樂ニ比スヘキニ
非ス况ヤ多ク有スレハ衆妬ヲ招キ多ク積メハ
怨毒ヲ買フヲヤ人皆謂ラク富ハ必ス樂多シ
ト余既ニ富矣決シテ樂ハ多カラサルヲ知ル且

宛然東方古賢口吻。

温厚樸實無此放浪人語氣。

心无罣礙。无罣礙。故无有恐怖。

夫レ多ク有スレハ多ク耗セサル可カラス多ク
施サルル可カラス多ク詐言ヲ用キテ我財ヲ利
スルモノヲ欺カサル可カラス塵務雜沓煩苛勞
劬豈清貧ハ無為恬澹放爾ナルニ若カンヤト吾
人ハ實ニ伯老羅斯ノ見ヲ信スルナリト滔滔千
萬言萬乘ヲ見ル土芥ノ如ク天地ノ間曾テ罣礙
スル所ナシ放浪人ノ境遇亦特色ノ興味アリト
謂フヘシ噫人生大觀スレハ富貴榮華モ真ニ一
場ノ夢ナル哉

散士小亞細亞觀風ノ情ニ堪ヘス馬留莫刺海ヲ

遊武留佐而想到鐵木真之遠征聯想敏活詩眼豐大

探天下之奇蹟

渡リ武留佐ノ舊都ニ遊フ此舊都ハ二千年前頗ル繁榮ヲ極メ後突厥ト羅馬人トノ爭地タリ更ニ盛衰興廢ヲ經テ元吉斯汗ハ曾孫帖木兒都ヲ塞馬兒關ニ奠メ四方ニ雄飛スルニ及ヒ久シク其管領ニ歸セリ故ニ今尚其遺物ハ存スルモノハアリ鐵木真極東黑龍江ハ南幹難河ハ北ヨリ起リ子孫克ク戈壁ハ沙漠ヲ渡リ天山ハ峻嶺ヲ越エ山海千萬程西征シテ此ニ至ル何ソ其盛ナルヤ此都背ニ阿連普山ノ霄漢ニ聳ユルアリ前ニ沃野千里ノ天末ニ際スルアリ人民農工ヲ勵ミ

如讀山海經

尋天下之靈境

幽渺恍惚

田野桑麻ヲ植ウ到ル處花咲キ鳥鳴キ悠悠鄉國ノ感ヲ牽クモノアリ鞍頭山野ヲ跋涉シ湧沸烈河畔ニ到レハ亞羅刺斗山高ク秀テ天候最モ溫和人氣亦優閑駱駝群ヲ成シテ悠遊偃息シ山容水態ハ雄壯秀麗ナル珍花卉樹ハ目ヲ洗フ頗ル胸襟ヲ叙暢スルニ足ル創世記ニ曰ク生民ノ初人祖此ニ降誕シ此河畔ニ棲息スト所謂亞天ノ樂園ハ豈此絶美ノ山河ナルカ獨恠ム歐人ハ祖先神譴ヲ蒙リ此樂園ヲ放逐セラレテ子孫河南ニ飄零シ沙漠ハ間ニ困躓シ遂ニ西向シテヨリ

釋荒誕之事。以荒誕之言使人噴飯。

引地藏菩薩之言。為創世紀之解。以証教異而說同。中有妙理。

神飛魂馳。

以來北スルモハ凍河氷山ヲ踏ミ南スルモハ
炎沙熱風ヲ冒シ營營食ヲ求メテ勞劬萬狀復
此樂園ニ還ル能ハサルヲ地藏菩薩ハ曰ク我此
穢土ヲ轉シテ西方極樂世界ト同シカラシムル
ハ一彈指ノ間ニアリ然レトモ衆生ノ業報即チ
受用スルニ堪ヘサルヲ奈何セント神意蓋亦此
ノ如キカ曾テ聞ク亞細亞西境ノ佳人ハ宇内ノ
絶美ナリト花下水邊笄珥ヲ戴キ玉環ヲ帶ヒ流
漫陸離妖嬈婉變皓潔雪ヨリモ白ク細軟玉ヨリ
モ潤ヒ端麗真ニ芙蓉ハ水ヲ出ツルカ如シ歐人

何處不樂園何處不
穢土顧在政教如何
而已故曰有人斯有
土有土斯有財

此花笑ヒ風媚フルハ樂園ヲ棄テテ一去復還ル
能ハス轉悲ムヘシ此地方ハ突厥政治ノ衰頹ヨ
リ苛稅重斂ニ苦ミ地枯レ人疲レ兇賊横行白日
貴人富豪ノ父兄妻子ヲ誘拐シテ質トナシ以テ
金銀ヲ強奪スルモ政府之ヲ禁スル能ハス青黛
ノ山ハ地骨ヲ露ハシ汪洋ノ川ハ塵沙ヲ揚ク何
ソ桑滄ノ感ニ堪ヘンヤ此衰頹セル古都ヲ去リ
露領黑海ノ沿岸ニ到レハ滿目ノ風光忽觀ヲ改
メ沃野千里牧馬群ヲ成ス其新ニ發見セシ石油
ハ源泉滾滾西大陸ノ特産ヲ歷ス河海ノ利舟楫

ノ便帆檣縱橫雲ノ如シ是レ實ニ露國カ十餘年
前突厥ヨリ略取セシ所タリ天然ノ富源ニ加フ
ルニ人工ノ精ヲ以テス蓋露國南下ノ根底霸業
ノ府庫ナル哉

露國カ其東方ヲ振蕩スルハ鵬翼ヲ得タルハ
高加察經略ナリ高加察ハ地タル裏海黑海ハ
間ニ亘リ幅員十八萬四千方里一タヒ之ニ據
レハ以テ亞細亞突厥波斯ヲ圍ルヘク以テ阿
富汗斯坦ニ進入スヘク以テ遠ク印度ハ寶庫
ヲ窺フヘシ實ニ重要ハ鎖鑰ニシテ露人東方

其張鵬翼于東方者
因于經略高加察而
經略高加察者因于
操縱苛殺克

鐵騎十三萬可謂雄
矣然聞近時苛殺克
人氣骨消糜無復當
年之勇召集令下也
騎兵與家人叙別嗚
嗚而泣聲淚俱下我
邦婦女子猶且所恥
彼則堂堂大丈夫在
衆人之前演此怯態
怙然為常可笑耳是
二三年前邦人之所
目睹云蓋滿州八旗

統一ノ秘鍵タリ初露帝ノ祖先莫斯古大公カ
宗廟ノ祭器ニ菽麥ヲ盛リテ蒙古使臣ノ乘馬
ニ供セシ屈辱ノ羈絆ヲ脱スルヤ僅ニ十五世
紀ニ在リ其勇敢ノ苛殺克人ヲ操縱シテ遂ニ
露國ノ臣民トナシ大ニ疆土ヲ拓擴セシモ近
時ニ屬ス今ヤ苛殺克騎兵十三萬天矯不屈十
ル一大種族化シテ露國皇帝ノ爪牙トナル蓋
露國ノ高加察ヲ併スル其力ニ憑ルモノ多シ
抑苛殺克人種ナルモノハ其性質古代ノ武士
ニ類シ馬上長槍ヲ横ヘ勇敢活潑冒險ノ業ヲ

擅雄當時而今也不
堪用苛殺克亦猶如
此歟未必可悔而亦
未必足恐也

欲叙車彌兒先說苛
殺克族極勢使讀者
知苛殺克驍勇則高
加察更驍勇者不言
而明矣

好山而シテ互ニ祖先ノ尊卑ヲ論セス門閥ノ
貴賤ヲ問ハス敵ヲ防キ己ヲ守ルニ足ルモノ
ハ待ツニ皆僚友ヲ以テス故ニ羈束ヲ脱セン
トスルノ奴隸時ノ政治宗教ヲ憤慨スルノ處
士俗界ニ跼蹐スルヲ屑トセサルノ游侠ニ至
ルマテ苟モ筋力强健干戈ニ堪フルモノハ皆
其喜ヒテ迎フル所タリ是ヲ以テ所謂苛殺克
族ナル者ハ亡命浪士ノ避難所四海游侠ノ集
會場ニシテ其始露國ノ最モ駕御ニ困ミシ所
ナリ爾後露帝漸ク能ク之ヲ操縱シ遂ニ編シ

露之侵略西亞高加
察實為第一關門不
唯西亞關門亦為東
歐鐵城齊城之役歐
人不攻此而攻彼太
失大計欲扼露國之
咽喉而拊其背唯在
略此地而已

テ強猛無比ノ騎兵トナセリ
夫レ高加察山脈ニ住スル種族ハ高山峻嶺ニ
窟居シ殺伐戰ヲ好ミ名ハ土帝ノ正朔ヲ奉ス
ト雖トモ統一ノ組織ナク獨リ廣漠絶險ヲ憑
ム不羈自由ノ民族タリ今世紀ノ始ニ當リ露
高加察一百万ノ蠻族カ死守セル幽渺深奥世
界最大ノ城堡ヲ攻略セント欲シ高加察山脈
ヲ繞リテ長圍ヲ築キ攻戰前後四十八年ニ亘
レリ是時ニ當リ蠻族一偉人ヲ出ス戒行衆ニ
超エ雄辯才識並ニ皆倫ニ拔キ世ニ秀ツ妙理

知崇教ノ開祖加治無留羅魔法滅土是ナリ一
身ヲ神託ノ犧牲ニ供シ一息未タ斷エサレハ
死ニ至ルマテ異教徒ト戦ヒ必ス俱ニ天ヲ戴
カサルヲ誓ヒ高加察種族ノ離群索居セル社
會組織ヲ一變シテ國家組織トナシ唯一ノ主
領ニ甘從セシメ自由ト信神ト固結抱合斃レ
テ後已ムノ決心ヲ猛發セル一團體ヲ作レリ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神使神託ヲ奉シ一萬五千
ノ兵ヲ提ケテ神戰ヲ開始ス其兵勢疾風ノ如
ク連戰勝タサルナシ然レトモ一千八百三十

若使車彌兒為歐人
乎其盛名赫灼五洲
也可知矣而彼實為
西亞人故其偉才雄
武如此而世人徒目
以為不過一土豪名
與草木俱朽天下莫
復知其心志者名之
不可信常如此噫

二年急ニ露將ニ襲ハレ遂ニ命ヲ戰場ニ殞セ
リ其敗亡ノ後ヲ承ケ疲散ノ衆ヲ勵マシ心ヲ
忿ラシ膽ヲ張り露人ヲシテ震懼セシメタル
者アリ高加察ノ大豪傑車彌兒其人ナリ車彌
兒人トナリ剛毅果斷施政ノ才ニ富ミ軍略ニ
長シ高加察ヲシテ宇内ノ歴史ニ異常ノ光彩
ヲ發セシメ二十四年ノ久キ露人ヲシテ毫モ
其欲ヲ逞カスルヲ得サラシム初メ車彌兒麾
下ノ兵太タ少ク危急ニ頻スル幾回ナルヲ知
ラス嘗テ孤兵ヲ率キテ露ノ大軍ト戦ヒ左右

親兵一人ノ全キ者ナク其身亦大創ヲ蒙リ僅
ニ捕虜タルヲ免ル既ニシテ一千八百四十年
卒加西亞民族命ヲ聽クニ及ヒ營ヲ亞烏爾馱
爾伍ニ移シ二歳ニシテ二異族ヲ征服シ又一
歳ニシテ露ノ五壘ヲ陥レ砲隊ヲ組織シ鐵騎
ヲ精選シ城壘ヲ修メ兵甲ヲ飾シ賞罰ヲ明ニ
シ號令ヲ嚴ニス是ニ於テ精兵五萬旭日天ニ
冲ルハ勢アリ是時ニ當リ露ハ全力ヲ高加察
ニ盡シ名將巴斯警乙將軍ニ授クルニ精兵ヲ
以テシ進戰ヲ謀ラシム車彌兒之ヲ嶮隘ニ誘



東京市神田區東松下町小柴英侍印行

圖ノル破ヲ軍露ニ大光彌車

虎負馬。

キ大ニ之ヲ敗ル千八百四十八年烏闕倫咄孚
親王步騎砲ハ大軍ヲ引卒シ亞烏爾馱爾伍ノ
本營ヲ攻ム車彌兒奇兵ヲ張り殆ト親王ヲ獲
ントス親王僅ニ身ヲ以テ免ル露更ニ大軍ヲ
進メテ烏越天王城ヲ圍ム烏越天王ハ黒山ニ
在リ車彌兒ノ牙城ナリ車彌兒防戰機ニ臨ミ
變ヲ制ス露軍ハ面之ヲ攻ムレトモ抜ク能ハ
ス激戰猛鬪兵結テ解ケサルモハ一歲明年四
月城中彈丸硝藥盡キ糧食外援俱ニ窮マル露
ハ大軍之ヲ窺ヒ四面鼓譟シテ城ニ躋ル烏越

佳人之奇馬

車彌兒死後。茫西亞無復人傑。徒使歐人跳梁。可深慨耳。是散士之所以附傳于此。

虎入檻

天王城遂ニ陷ル。車彌兒麾下ヲ率キ圍ヲ衝キテ具禹入ニ走ル。露軍追躡之ニ迫ル。車彌兒城ニ嬰リ殊死奮戦スルモ。又五閱月遂ニ勢窮リテ露軍ニ擒ヘラル。此報露都ニ達スルヤ滿城虚傳トシテ信スルモノナシト云フ亦以テ車彌兒ノ露人ヲ恐怖セシメタルヲ想見スヘシ。此英雄一ヒ去リテヨリ亞細亞西方復露ハ鐵騎ヲ阻遏スルモノナシ。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突厥再ヒ強露ト鬩ヲ開キ露ハ第二軍黑海ハ東ヨリ高加索ハ背面ヲ襲フヤ車彌兒ハ一子

壯烈。

奇蹟層出靈境疊見

馬師馬族ヲ中堅ト為シ卒加西亞人ヲ援軍ト為シ河流洲ヲ固守シ露ハ大軍咆哮突進スルヲ防禦シ半歳ノ久キヲ支エ大ニ敵ヲ破ルニ十四回五千ノ鐵騎盡ク死亡シ援絶エ勢蹙マリ潔ク命ヲ戰場ニ殞セリ噫

正月中旬君府ヲ辭シ陀爾多寧流ノ海峽ヲ經テ希臘ニ遊フ群芳春ヲ競ヒ杏桃霞ノ如シ亞古魯甫利ノ水晶塔ヲ望メハ皚皚トシテ青宵ヲ摩シ地ヲ拔ク百丈周圍五十丈雕楹藻稅希臘古代ノ精美ヲ粹ム實ニ雅典人ノ最モ信敬崇畏スル所

古史之尤有趣味類
小說者在東為春秋
戰國在西為希臘而
希臘則二千年前之

ニシテ二千二百餘年前ノ築造ニ係ルト云フ塔
頂ニ坐シ太陽ノ昇ルヲ觀ル心神寥豁真ニ千古
ノ奇觀タリ塔ヲ下リ歩ヲ轉シテ西スレハ一丘
アリ摩兒丘ト稱ス聖師甫兒曾テ此丘上ニ立チ
テ雅典ノ都人ニ説教セシ處ナリ丘下ニ古代ノ
劇場アリ山ニ據リテ自然ニ高低曲直ノ妙ヲ極
ム歐米ノ劇場皆模範ヲ此ニ取ルト云フ更ニ步
シテ女飛土流神宮ノ跡ヲ探ル水晶石ノ大華柱
數基亂頽シテ半ハ地中ニ埋没スルヲ見ル長サ
三十五丈周圍十七丈傳ヘ云フ七百年ノ星霜ヲ

遺跡歷歷尚存使遊
人憑吊低回感慨不
禁亦宜矣哉

經テ初テ成ルト彫鏤ノ莊麗物以テ比スヘキナ
シ神宮ノ神像ハ黄金ト象牙トヲ以テ成ル精巧
古今無比ト稱ス又大馬埒アリ雅典人鬪技ノ場
タリ今亦嘖嘖スル所ノ於麟飛ノ樂場是レナリ
亞古魯甫利丘下衰艸中ニ曾虞刺鐵ノ幽囚セラ
レシ石窟今尚依然其舊ヲ改メス嗚呼曾虞刺鐵
ハ千古ノ鴻儒ナリ而シテ曾テ巴底太ハ圍中ニ
在ルヤ高弟阿兒買美鐵斯カ身數創ヲ蒙フルヲ
見テ猛進格鬪敵ヲ殪シテ阿カ佩劍ヲ奪還シ傳
離安ノ戰ニ雅典人ハ敗北スルヤ自ラ殿戰シテ

信道知命踏危不惑
以守其志非大儒不
能。

泰西之孔丘。

大功ヲ奏シ善能範カ創ヲ被フリテ馬ヨリ墜チ
將ニ敵ニ獲ラレントスルヤ進ミテ之ヲ扶ケ自
ラ負ヒテ戰ヒ且走レリ嗚呼此人ニシテ國ハ為
メ義ハ為メニ身ヲ輕シテ勇戰スルコト此ハ如
シ宜ナル哉石窟鳩毒以テ其志ヲ奪フ能ハス萬
世ノ下其道愈彰レ日月ト光ヲ争フヤ彼腐儒徒
ニ咕嗶ヲ事トシ昂然深奥ノ理ヲ唱フルモ一朝
劍華彈雨ニ逢ヘハ魂飛ヒ魄銷スルモノ此鴻儒
ニ對シテ焉ソ愧死セサルヲ得ンヤ石窟ヲ拜シ
于子トシテ漫步スレハ一石臺アリ是レ提蒙聖

曰鏡劍璽曰長鳴鳥
曰三途之川蓋振古
有此等說也東西偶
合乎抑同本乎讀去
遊焉多時。

輓近布臘之勃興似
有感奮興起于其古

涅斯カ满腔ノ熱血ヲ懸河ノ雄辯ニ揮ヒ自由ノ
為メニ死シテ雅典人ヲシテ感激奮起セシメタ
ル演壇ナリ古墳墓アリ近時土中ヨリ發掘セン
所其碑面ニ死者川ヲ渡リ津ヲ守ル老婆ニ渡錢
ヲ與フル圖ヲ刻スルアリ女神手ニ劍ヲ提ケ頭
ニ明鏡ヲ戴キ一雞統上ニ鳴クノ圖ヲ鏤ム之ヲ
覽ルモノ誰ガ古來佛說神傳ヲ想像スルナキヲ
得ンヤ嗚呼此都府古代實ニ文化ノ根原技巧ノ
淵藪タリ今マ漸ク蹶起僅ニ獨立ノ小邦ヲ作シ
祖宗ノ雄風ヲ追懷シ古賢ノ遺行ニ感憤シ美山

史者而近日克島之變挑發突厥自開禍端每戰每敗士氣索然遂至甘受各國之仲裁何其輕躁脆弱也吁古布臚之遺風今亦不可再見歟

天大國ノ威名ヲ恢復セント數突厥ニ挑戰ヲ試
レハ意氣高ク功名燃ユルカ如キモ之ヲ古ニ比ス
レハ盛衰果シテ如何ソヤ實ニ今昔ノ感ニ堪ヘ
サルナリ

遙ニ勢留茂平禮ノ古戰場ヲ望ミ斯發多王ノ雄
風ヲ追懷シテ感慨措ク能ハス聞ク往時斯發多
人ハ勇悍古今宇内ニ冠タルハ實ニ婦人教育ノ
カ多キニ在リト蓋希臘ノ俗婦人ヲ卑ムノ風アリ
獨リ斯發多國ハ婦人ヲ遇スル太夕厚ク禮讓
賓ノ如シ故ニ庭訓子弟報國ノ義心ヲ發揮シ馴

我邦古武人家法

致シテ國風ヲ為ス愛子ハ戰場ニ赴クヤ其母授
クルニ楯ヲ以テシ之ヲ誠メテ曰ク汝此楯ヲ以
テ敵ヲ破レ否ラサレハ此楯ト共ニ斃レヨト其
子若シ敗歸スレハ母之ヲ見テ愧チ陣亡スレハ
以テ榮譽トナス夫ハ斯發多列王耳達斯卡寡兵
ヲ以テ勢氣佐斯二百萬ハ大兵ヲ擊破シタルカ
如キ實ニ此國ハ庭訓ハ致ス所ナリ勢氣佐斯ノ
來リ攻ムルマ時正ニ國祭ニ屬ス列侯奠儀アリ
テ猥リニ動ク能ハス斯發多王國命ヲ奉シ手兵
僅ニ五百客兵七千ニ將トシ出テテ勢留茂平禮

足踏目睹寫實不遺
使人如立其境摸其
物非机上按圖說奇
者所能

筆筆猛發使讀者凜
然髮豎

ノ隘ニ據リ二百萬ノ群ヲ邀ヘ奮戰格鬪敵ヲ殪
ス亂麻ノ如シ既ニシテ反者アリ敵ノ一軍ヲ導
キ間道ヲ廻リテ背後ニ出ツ客兵顧ミテ潰ユ是
ニ於テ斯發多王殘兵一千ヲ魚鱗ニ備ヘ殊死シ
テ戰ヒ呼聲天地ヲ震動シ執ル所ハ劔戟皆折
シ尚空拳ヲ揮テ奮鬪シ兩臂ヲ斷タレ怒牙敵ハ
吮ヲ嚙ミ手斬ラレ足折ラレ全身糜血氣息微ニ
存スレハ猶敵ニ向フハ狀ヲ為ス王搏擊シテ身
完膏ナク終ニ斃レテ敵ハ獲ル所トナル殘兵苦
鬪其屍ヲ奪ヒ還スモノ前後四タヒ五百ハ將卒

千歲之下凜有生氣
殘卒猶如此王之忠
勇可想

一人ハ生キテ還ル者ナシ而シテ二百萬ノ敵軍
遂ニ敗績ス初メ王ノ將ニ斃レントスルマ其從
フ所ノ一奴ヲシテ還リテ國人ニ報セシメテ曰
ク斯發多王ハ國法ヲ奉シ國家ニ死シ敵軍敗矣
ト復一語ハ他ニ及フナシ奴身數創ヲ蒙フリ流
血淋漓踰踰跚市街ニ呼ヒテ曰ク敵軍大敗ス
ト市人鬻集為メニ創痍ヲ裹マントス奴肯セス
シテ曰ク己ニ王命ヲ傳フ吾事止ム豈獨リ生ヲ
保ツニ忍ヒンヤト竟ニ自刃シテ死ス
希都ヲ辭シ將ニ羅馬府ニ遊ハント途伊加志

腹背豐腹才藻富贍。
古今近事。衝口全出。
亦是一大紀行。亦是
一大史譚。

於斯山下ヲ過キ海ニ臨ム大盤石ヲ觀テ昔者勢
氣佐斯カ此大岩石上ニ黄金ノ胡床ニ踞シ百萬
ノ兵ヲ指揮シ世ニ萬年ノ天子ナク國ニ不朽ノ
雄邦ナキヲ慷慨セシヲ懷ヒ又遠ク那霸港ヲ望
ミ近世埃及ノ王子カ希臘ヲ征服セント欲シ軍
艦五十四隻運送船四百隻精兵三萬ヲ提ケ英佛
希ノ連合軍ト大戰セシ雄志ヲ弔フ既ニシテ一
孤村ヲ過ク絶大ノ橄欖樹アリ周圍數丈枝葉扶
疎半空ヲ蔽フ馬ヲ駐メテ之ヲ覽ル亭長茶ヲ捧
ケ語リテ曰ク是レ神皇ノ帝土ニ降臨セシ時清

世無萬年之天子。國
無不朽之雄邦。樹何
獨能不朽。

志神ノ植ウル所天神ノ妃蓮ニ縷戀セシヤ化シ
テ白鳥トナリ翱翔此樹ニ憇フト云フ爾來五千
有餘年天事人事盛衰興亡一トシテ觀サルナク
一トシテ聽カサルナシ故ニ吉凶禍福此神樹ハ
盡ク豫知スル所ナリ貴客意アラハ請フ此ヲ神
樹ニ問ヘト枝ヲ折リテ散士ニ贈ル散士之ヲ受
ケ獨語シテ曰ク范卿曾テ桓温ハ樹嘆ヲ發セリ
嗚呼人世僅ニ五十二滿タス此樹既ニ五千歲尚
將來幾千ハ命ヲ保ツヲ知ラス孟軻子曰ク故國
ハ喬木アルハ謂ニ非スト然レトモ散士ハ又喬

多少感慨却附一語
去。

木ヲ矚テ故國ニ感セズンハアラスト
 呼隣斯灣ヲ航シテ以太利ニ趣ク船ハ小灣ニ泊
 コリススルモノ數次乃チ或ハ城址ニ登リ或ハ古驛ニ
 宿シ以テ觀風ノ情ヲ寄ス時ニ春風海ヲ度リ氣
 晴レ波穩ニ遠山ハ煙ヲ吐キ近郊ハ橄欖樹翠ヲ
 滴ラシ荒城廢址牧羊群ヲ成シ百花其間ニ亂點
 シテ青紅濃淡ノ美ヲ鬪ハシ羊ヲ牧スルモノ野
 ニ耕スモノ吟唱自得先聖ノ流風遺俗尚存スル
 ヲ見テ七國繁華自由ハ世ヲ懷想スレハ真正自
 由ハ民ナルモノ豈此ヲ稱スルカ抑亦前ハ放浪

洙泗之間尚閭閻如

命意可想

觀此自由民懷彼放
 浪人意激々古情愴
 風物況乎回憶鄉國
 内外多艱王事靡盬
 出塵之嘆非偶然也

人ヲ指スカ栖栖遑遑日モ且足ラス社會ハ為人
 道義ハ為メニ盡瘁スルニ比ス何ソ其悠悠閑雅
 ハ欽ムヘキヤ散士亦紛糾タル世塵俗界ヲ避ケ
 此等ノ民ト天然ノ太平ヲ樂ム能ハサルヲ嘆ス
 ルナリ
 羅馬府ニ入りテ聖寺和地關宮ヲ觀ル巍峨崔嵬
 群衆參拜雲ノ如ク蟻ノ如シ蓋和地關宮ハ羅馬
 法王カ世界第一ノ宮殿ト為サント欲シ蒼生ノ
 膏血ヲ搾リ人巧ノ美ヲ究極シ三百年ノ星霜ヲ
 費シテ經營造築スル所宏壯煒燁上中天ニ聳エ

文勢亦雄大莊麗。

史家往往言歐洲文明者基督教之賜也。十字軍百年之戰新舊三十年之爭其禍雖慘而其砥勵人心啓發世道之功未嘗不存于此。往時羅馬法王之所以尊嚴無比亦不無其故焉。其偏宗門之餘蔑視國家遂致今日之衰頹。

下地軸ヲ拔キ金碧燦爛人目ヲ銜耀シ彩霓百道
空ニ横ハリ二十八宮殿轟轟高ク連リ綺帳幾萬
霞ヲ飛ハシ萬餘ハ房室齊齊相列ル真ニ天下ノ
奇觀タリ噫伯德法王ヨリ禮王十三世ニ迄ルニ
百五十有六代連綿タル神威聖德ヲ積ム久シ
キ其隆昌ヲ極ムルヤ人跡ハ及フ所舟楫ハ通ス
ル所洋ノ東西ヲ問ハス地ノ南北ヲ論セス殆ト
來朝賓服セサルモノナシ是ニ於テ法王賞罰制
斷顧問スル所ナク威天地ヲ動カシ聲四海ヲ聳
レシム其怒ニ觸レ其足下ニ蹴ラレテ敢テ恨ミ

濁世煩惱。

ス終夜門外ニ號泣シ以テ法王ノ一顧ヲ乞フハ
帝王アルニ至ル蓋法王ハ帝ニ帝王ノ死命ヲ制
スルノミナラス其靈魂ヲ主宰スルノ特權ヲ有
シ天上ノ樂土ヲ開ク秘鍵ハ獨リ法王ノ掌中ニ
在リテ放把自在ナレハナリ是ヲ以テ拔山蓋世
ハ拿破崙ヲ以テ尚且戴冠ノ式ヲ法王ニ乞ヒ以
テ世人ニ誇耀スルニ至レリ然レトモ物盛ナレ
ハ必ス衰フ其末世ニ及ヒテハ僧侶ハ放肆邪僻
色ヲ漁シ貨ヲ貪ルモノ漸ク多ク時ニ聖僧賢哲
ナキニ非スト雖トモ滔滔タル惡聲穢德ヲ救フ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能ハス遂ニ路帝兒カ慨然舊教僧侶ノ罪惡四十
八條ヲ彈劾指摘シ善我カ毅然正理ノ犧牲タリ
シヨリ新教漸ク人心ニ浸染シ舊教ノ威徳日ニ
薄ク世人ノ信用月ニ輕ク嘉武流摩智似諸傑カ
ヲ合セ以太利王國ヲ統一シ苛斂ノ弊習ヲ一掃
スルニ及ヒ法王ノ領土諸寺ノ采邑遂ニ悉ク没
收セラレ今ヤ法王ハ和地關方里ノ天地ニ跼蹐
屏息シテ僅ニ其法燈ヲ一縷ノ光ニ繫クニ過キ
ス嗚呼曾テ天地ヲ主宰シタル亞神ハ法王ニシ
テ其威徳ノ陵夷竟ニ此極ニ至ル天意人心實ニ

學理益明而法燈益微何以濟度法王

寰宇茫茫何國莫盛衰而其尤甚者則為羅馬其盛也如鳴鶴翔天其衰也如寒蟬咽露嗚乎盛衰之懸絶一至于此乎

行文一起一伏一抑一揚與羅國盛衰相沿尤覺其致意之深

知ル可カラス聞ク法王慨然近親ニ語リテ曰ク
上帝ニ代リ衆生ヲ濟度スル神聖無比ハ法王ニ
シテ外道ハ為ニ屈辱セラレ以テ此陵遲ヲ致ス
予復宮殿ヲ出テ外人ニ見ユルニ堪ヘスト是
ヨリ足曾テ宮門ヲ出テスト然レトモ各邦ノ使
臣今猶其境内ニ駐劄シ親衛兵宮闕ヲ護リ嚴然
一邦國ノ威儀ヲ具備シ謀士學者林ノ如ク各國
ノ帝王法王ニ謁スルヲ榮トナス古人言フ一旅
一成尚以テ王タルニ足ルト法王ノ領土方里ニ
滿タス猶威嚴ヲ帝王ニ争ウモノ教法ノ力ニ因

源爽英風鬣鬣欲躍。

讀其遺書感慨猶深况躬踏其遺址。

ルカ抑先聖ノ遺徳ニ在ルカ

馬首ヲ回シ羅馬府内ヲ徘徊ス獅挫大王ノ古宮アリ億多美斯カ獅挫ハ血衣ヲ提ケテ公衆ニ示シ悲壯激越ハ雄辯ヲ揮ヒタル石階猶其址ヲ變セス彼ハ真ニ賢ヲ賢トシテ色ニ易ヘシ者カ千古ハ妖冶久麗王葩都羅ハ能ク獅挫ヲ惑ハシ安敦爾ヲ迷ハシ其傾國傾城ハ容色ヲ以テ嬌笑百媚涕淚怨嗟シ而シテ遂ニ彼ハ心ヲ動カス能ハス彼能ク絶世佳人ハ死ヲ眼前ニ忍ヒシハ姐己ヲ斬リ西施ヲ放ツニ勝ルヤ遠シ更ニ歩ヲ轉シ

觀風詩多話頭以法摩詩上口收束去以上記事落落似脈絡不相通者然些細玩之則段段相關連又往往為後卷設伏線蓋作者苦心固當在此平坦處。

噶勢治城之陷落千古詩人之所歌咏今散士登臨此古墟吟法摩詩誦義奔之能徊夕陽不忍去亦是散文之詩也文字悲壯激越奔騰馳騁使讀者如恍乎遊古羅馬。

テ俊傑勁頭雄辯家志清老ハ遺址ヲ訪フ勁頭ハ嚴肅自ラ持シ苟モ國事ニ任スレハ富貴ヲ抛チ功名ヲ棄テ危難ヲ畏レス艱苦ヲ憚ラス必ス之ヲ成ルニ期ス志清老ハ勵節砥行死ヲ視ル歸スルカ如シ散士今其舊跡ヲ弔ヒ低回顧望俯仰無限ノ感ニ沈ム聞ク往時羅馬ハ大將時英雄ハ噶勢治ヲ陷ルルヤ其炎炎タル火焰ヲ望ミ徐ニ國家命運ノ輪環極リナキヲ感シ羅馬百歳ノ後ヲ豫測シ端ナク法摩詩中土魯韋陷落ノ句ヲ想起シ慨然トシテ淚ヲ揮ヒシト今ヤ散士羅馬ノ故

一結有情。

千里行程屢望寸碧於天邊雲際或隱或顯漸近漸高至身踏其巔則却不覺其所營景仰此種事人世經歷中亦往往有之前數篇中作者屢叙骨數斗之偉業使讀者想望不止然却是側筆譬如望寸碧於天邊雲際今入骨數斗本傳而淡淡着手使人不覺其來路妙甚。昂泉下之古豪傑去而忽接入間之活英雄生氣決溢首尾皆動。

墟ニ登臨シ夕陽ニ對シテ法摩ノ詩ノ口ニ上ルヲ禁セス嗚呼誰ト與ニカ此感慨ヲ分タシヤ以太利ハ舊都都林ハ山水明媚ハ地ニシテ士風氣節ヲ重ス匈國ノ老偉人骨數斗終身擲帝ノ臣タラサルヲ誓ヒ幽棲ヲ此ニトシテ琴書自ラ樂ミ超然世ト離ル齡八旬ヲ踰エテ雄心未タ衰ヘス隱然東歐ノ重ヲ為ス散士書ヲ裁シ使者ヲ馳セテ曰ク東方ノ年少老偉人ノ英名ヲ聞クヤ久シ嘗テ笑蘭麒麟ノ墓畔ニ於テ目ニ泰山ヲ見ス粗野唐突禮ヲ失ヌ國ニ歸リテ後毛穎ヲシテ公

寫英雄先描出其棲處風土民俗與錫翁島訪亞利比候謫居同一筆法而使人不覺其同是所謂同工而異曲者。

語語真率使讀者有親睹鬚眉之想老手老手。

此等大文字却自平生一樣人事出生來文有照應。

ノ志ヲ東方ニ傳ヘシム若シ重子テ鳳眉ヲ拜シ高論ニ接スルヲ得ハ素望達矣ト使者還リ報シテ曰ク明朝客ノ來ルヲ待タント散士乃チ門ニ抵リテ刺ヲ通シ客室ニ入ル裝飾極メテ質素唯架上書籍ノ堆積セルヲ見ルノミ待ツコト久シカラス一老翁戸ヲ排シテ入リ來ル鶴髮童顏目光炬ノ如シ握手ハ禮ヲ為シテ曰好年少久濶昨新紙ヲ閱シテ日人ハ來都ヲ知ル測ラサリキ是ハ曾テ西半球ニ邂逅セシ吾子ナラントハ嚮日家女ハ談ヲ聽キ子カ憂喜ヲ詳ニス家女今家ニ

骨數斗夫人以病故
不見散士此作者弄
狡獪處

在ラス遠ク病ヲ海濱ニ養フ良醫云フ病膏肓ニ
入り回春或ハ期ナカラント是レ予ハ日夕念ト
スル所又今子ト會談セシムル能ハサルハ余ハ
最モ悲ム所ニシテ家女ハ殊ニ憾ム所亦知ルヘ
シト瞬間老偉人話頭ヲ轉レテ曰ク壯志暮年空
シク蹉跎ヲ嘆シ復人生ニ望ナシ然レトモ朝ニ
道ヲ聞キテ夕ニ死スルハ人生ノ職責ナリ今日
ノ樂ニ唯新説ヲ聞クニアルノミ吾子請フ世界
周遊ノ奇話ヲ語レト
散士曰ク聊見聞スル所無キニ非ス唯以テ老偉

題目炳然

主眼

吐露胸臆。濕陳肺腑。
無復所覆藏。

當時國論沸騰。變不
可測。而礙步改約之
事遂止。國論不可敵
其如此哉。

人ノ清聽ヲ煩ハスニ足ルモノナキヲ如何セン
今ヤ弊邦歐米ト條約改正ニ苦慮シ上下病ムカ
如シ其争フ所ハ法權ノ獨立ニ在リ内地ノ開放
ニ在リ土地ノ所有權ニ在リ海關ノ増税ニ在リ
僕等ノ主張スル所ハ有司ノ過激行ヒ難シトス
ル所有司ノ讓與セントスル所ハ僕等ノ國權ヲ
毀傷シ國利民福ヲ殺キ殆ト亡國ノ兆アル者ト
ナス所而シテ有司ハ毎ニ上下ヲ脅カレテ曰ク
若シ我要求多キニ過クレハ交戦ノ危難ヲ避ク
可カラスト僕等ノ感慨此ニ存ス是レ僕ノ高論

ヲ仰カント欲スル所ナリト

一篇叙事。零零碎碎。話頭極煩。卒然讀之。似不相貫連。而其所目擊實歷。觸景感物。任筆紛來。而以散士慷慨。一氣貫之。使人不覺其煩。蓋作者胸中。蓄許多史談典故。隨處點綴。使人應接無暇也。

此篇元無大話頭。是作者尤苦心之處。其行文脈絡之所存。亦未曾無之。如始記日東消息一段。少叙條約改正之事。後入骨數斗話頭時。亦以條約改正為題目。如後篇將叙露霸氣。故此篇處處說露國地形。記露人之言。皆布敷結構之所伏也。

佳人之奇遇卷十三畢

